

古文辭類纂評註

第十二冊

雜記類三

古文辭類纂卷五十五

桐城姚鼐纂集

柳子厚零陵郡復乳穴記

蓋鳩云崔簡以刺連州爲州人所訟流死驪州卽子厚亦云餌五石病瘡且亂又書與之論石鍾乳則此記蓋譽其如連不得謂爲信辭矣

零陵郡當作連山郡  
文安禮嘗論及之

告盡告復  
意淡淡不經

祥字起波

穴人一笑

將祥字一

撇使人不

解以給以誠

徐徐吐實

如夢忽醒

申寫一層

祥字再繳

終乃趁祥  
字搖曳  
莊論

石鍾乳餌之最良者也。楚越之山多產焉。于連于韶者獨名於世。連之人告

盡焉者五載矣。以貢則買諸他部。今刺史崔公至逾月。穴人來以乳復告。邦

人悅是祥也。雖然。謠曰：眈之熙熙。崔公之來。公化所徹。土石蒙烈。以爲不信。

起視乳穴。穴人笑之曰：是惡知所爲祥耶？嚮吾以刺史之貪戾嗜利。徒吾役

而不吾貨也。吾是以病而給焉。今吾刺史令明而志潔。先賴而後力。欺誣屏

息。信順休洽。吾以是誠告焉。且夫乳穴必在深山窮林。冰雪之所儲。豺虎之

所廬。由而入者。觸昏霧。扞龍蛇。束火以知其物。縻繩以志其返。其勤若是。出

又不得吾直。吾用是安得不以盡告。今令人而乃誠吾告故也。何祥之爲。士

聞之曰：謠者之祥也。乃其所謂怪者也。笑者之非祥也。乃其所謂真祥者也。

君子之祥也。以政不以怪。誠乎物而信乎道。人樂用命。熙熙然以效其有。斯

其爲政也。而獨非祥也歟。

註釋

石鍾乳

石脈涌處爲乳牀。融結下垂水乳。且滴且凝。本草云。服石鍾乳可延年。

楚

今湖南。

越

今江浙。

連

今廣東連縣。

韶

今廣東韶縣。

徒

吾役

謂徒勞民之病。困也。給音殆。役而不給價。病也。給音殆。欺也。

先賴

先裕民生。使有依賴。而後民用之力。扞音翰。禦難也。

扞

音翰。禦難也。

縻繩

縻繫也。縻繩以志其出路也。

直

同值。

人而乃誠

令之爲人。而能誠也。

### 柳子厚零陵三亭記

勝景未闢  
三亭未建  
山靈有待  
也

歷叙薛君  
德政

此序作亭  
之由

以下序景  
物

邑之有觀游。或者以爲非政。是大不然。夫氣煩則慮亂。視壅則志滯。君子必有游息之物。高明之具。使之清寧平夷。恒若有餘。然後理達而事成。零陵縣東有山麓。泉出石中。沮洳汚塗。羣畜食焉。牆藩以蔽之。爲縣者積數十人。莫知發視。河東薛存義。以吏能聞荆楚間。潭部舉之。假湘源令。會零陵政。彪賦擾民。訟于牧。推能濟弊。來蒞茲邑。遁逃復還。愁痛笑歌。逋租匿役。胥月辦理。宿蠹藏姦。披露首服。民既卒稅。相與歡歸道塗。迎賀里閭。門不施胥吏之席。耳不聞鼙鼓之召。雞豚糗醕。得及宗族。州牧尙焉。旁邑倣焉。然而未嘗以劇自撓。山水鳥魚之樂。澹然自若也。乃發牆藩。驅羣畜。決疏沮洳。搜剔山麓。萬石如林。積坳爲池。爰有嘉木美卉。垂水蓂峯。瓏璽蕭條。清風自生。翠烟自留。

應前君子  
必有游息  
之物二句

既以游觀  
為政而終  
又寓規戒

先提出邦  
畿

次出館驛

不植而遂。魚樂廣閒。鳥慕靜深。別孕巢穴。沈浮嘯萃。不蓄而富。伐木墜江。流于邑門。陶土以埴。亦在署側。人無勞力。上得以利。乃作三亭。陟降晦明。高者冠山顛。下者俯清池。更衣膳饗。列置備具。賓以燕好。旅以館舍。高明游息之道。具於是邑。由薛為首。在昔裨諶謀野而獲。宓子彈琴而理。亂慮滯志。無所容入。則夫觀游者。果為政之具歟。薛之志。其果出於是歟。及其弊也。則以玩替政。以荒去理。使繼是者。咸有薛之志。則邑民之福。其可既乎。余愛其始而欲久其道。乃撰其事。以書于石。薛拜手曰。吾志也。遂刻之。

註釋

沮洳

沮將預切。下濕之地。荆北襄陽。潭部。大也。潭部。大部也。假也。彪音施。通租。欠租。逋逃者。匿役。避匿力役。

者

馨鼓

馨音高。大鼓也。周禮。以馨鼓鼓役事。糗。去九切。醕。私呂切。劇。煩妨。下也。藝。同璫。璫。音寔。黏。

裨諶謀野

春秋時。鄭子產有大事。必與裨諶謀諸野。

宓子彈琴

宓不齊。字子賤。宰單父。鳴琴不下堂。而邑大治。

柳子厚館驛使壁記

凡萬國之會。四夷之來。天下之道塗。畢出於邦畿之內。奉貢輸賦。修職於王都者。入於近關。則皆重足錯轂。以聽有司之命。徵令賜予。布政於下國者。出於甸服。而後按行成列。以就諸侯之館。故館驛之制。於千里之內尤重。自萬

叙館驛分  
兩小段一  
是從外入  
一是從內  
出

千里來龍  
至此一束

叙文頗詳  
數筆寫盡  
每一筆是  
一節文字

增設御史

考課成績

創鑄使印

年至於渭南。其驛六。其蔽曰華州。其關曰潼關。自華而北。界於櫟陽。其驛六。其蔽曰同州。其關曰蒲津。自灊而南。至於藍田。其驛六。其蔽曰商州。其關曰武關。自長安至於整屋。其驛十有一。其蔽曰洋州。其關曰華陽。自武功西至於好畤。其驛三。其蔽曰鳳翔府。其關曰隴關。自渭而北。至於華原。其驛九。其蔽曰方州。方州蓋坊州之誤自咸陽而西。至於奉天。其驛六。其蔽曰邠州。由四海之內。總而合之。以至於關。由關之內。束而會之。以至於王都。華人夷人往復而授館者。旁午而至。傳吏奉符而閱其數。縣吏執牘而書其物。告至告去之役。不絕於道。寓望迎勞之禮。無曠於日。而春秋朝陵之邑。皆有傳館。其飲飫餼饋。咸出於豐。給繕完築。復必歸於整頓。列其田租。布其貨利。權其入而用其積。於是出納奇贏之數。勾會考校之政。大歷十四年。始命御史爲之使。俾考其成。以質於尚書。季月之晦。必合其簿書。以視其等列。而校其信宿。必稱其制。有不當者。反之於官。尸其事者有勞焉。則復於天子而優升之。勞大者增其官。其次者降其調之數。又其次猶異其考績。官有不職。則以告而罪之。故月受俸二萬於太府。史五人。承符者二人。皆有食焉。先是。假廢官之印而用

記其修職  
自設官至  
末亦用四  
段寫出

之貞元十九年。南陽韓泰告於上。始鑄使印。而正其名。然其嗣當斯職。未嘗有記之者。追而求之。蓋數歲而往。則失之矣。今余爲之記。遂以韓氏爲首。且曰修其職。故首之也。

註釋

旬服 距京師五百里以內

萬年

見韓退之贈太尉許國公神道碑銘

渭南

今陝西渭南縣

潼關

在陝西大荔縣

櫟陽

今陝西臨潼縣北

同州

見韓退之清河郡公房公墓碣銘

蒲津

關名。亦稱大慶關。

灞

灞水出藍田縣藍田谷

藍田

見張儀說楚懷王

商州

見東方曼倩

武

在陝西武功縣西南

關

在陝西西安縣

長安

今陝西長安縣

盤屋

見東方曼倩

洋州

今陝西洋縣

武功

今陝西武功縣西南

好時

今陝西乾縣東北

鳳

在陝西鳳翔縣

翔

見元次山大

隴關

在陝西鳳翔縣

華原

今陝西耀縣

方州

方當作坊。今陝西西鄜縣中部

咸陽

見蘇明允

奉天

今陝西乾縣

奇

音羈。零數也。

邠州

見歐陽永叔資政殿學士文正范公神道碑銘

旁午

倭忙也。

勞

去聲。

春秋朝陵

陵墓也。漢陵多在長安。

奇

音羈。零數也。

大曆

見韓退之張中丞傳書後

信宿

左傳。一宿爲舍。再宿爲信。

戶

主也。

史

掌文書者。

承符

驗符節者。

貞元

見韓退之張中丞傳書後

柳子厚陪永州崔使君遊讌南池序

零陵城南環以羣山。延以林麓。其崖谷之委會。則泓然爲池。灣然爲溪。其上

多楓楠竹箭哀鳴之禽。其下多芡芰蒲藻騰波之魚。韜涵太虛。澹灩里閭。誠

游觀之佳麗者已。崔公既來。其政寬以肆。其風和以廉。既樂其人。又樂其身。

于暮之春。徵賢合姻。登舟于茲水之津。連山倒垂。萬象在下。浮空泛景。蕩若

序得艷麗

序遊讌之

時之人之樂

勉勵處見  
茲遊識不  
草草

流觴起因  
因觴之流  
而投籌以  
爲節此層  
置令也  
接寫用令  
籌入水之  
變入水之  
飲視籌之  
節

無外橫碧落以中貫陵太虛而徑度羽觴飛翔匏竹激越熙然而歌婆然而舞持頤而笑瞪目而倨不知日之將暮則於向之物者可謂無負矣昔之人知樂之不可常會之不可必也當歡而悲者有之況公之理行宜去受厚錫而席之賢者率皆在官蒙澤方將脫鱗介生羽翮夫豈趙趙湘中爲顛顛客耶余既委廢于世恒得與是山水爲伍而悼茲會不可再也故爲文志之

註釋

菱

奇寄切菱也

藻

音渠荷花也

澹

音澹澹水動貌

碧落

天也

瞪

除庚切直視也

翮

下革切羽莖也

趙趙

見蘇子瞻

策略  
四、顛顛同憔悴

柳子厚序飲

買小邱一日鋤理二日洗滌遂置酒溪石上嚮之爲記所爲牛馬之飲者離坐其背實觴而流之接取以飲乃置監史而令曰當飲者舉籌之十寸者三逆而投之能不洄於湫不止于坻不沈於底者過不飲而洄而止而沈者飲如籌之數既或投之則旋眩滑汨若舞若躍速者遲者去者住者衆皆據石注視歡忭以助其勢突然而逝乃得無事于是或一飲或再飲客有婁生圖南者其投之也一洄一止一沈獨三飲衆乃大笑驢甚余病瘡不能食酒至

此下贊之

禮極達和  
密五趣都  
從令裏拈  
出  
投問者之  
趣如此

置基一重  
案

基戲又一  
重案

是醉焉。遂損益其令。以窮日夜而不知歸。吾聞昔之飲酒者。有損讓酬酢百拜以爲禮者。有叫號屢舞如沸如羹以爲極者。有裸裎袒裼以爲達者。有資絲竹金石之樂以爲和者。有以促數糺迭而爲密者。今則舉異是焉。故捨百拜而禮。無叫號而極。不袒裼而達。非金石而和。去糺迭而密。簡而同。肆而恭。衍衍而從容。於以合山水之樂。成君子之心。宜也。作序飲以貽後之人。

註釋

離坐其背

謂衆人分坐於小邱之背

實觴而流之

注酒觴中。浮水而流。

監史

監行酒令者

眩

亂也。怵。音下。喜也。

裸程

露身也。袒裼。露臂也。

糺迭

糺。同糾。糺迭。糾而遠之也。此言酒令之繁苛。

舉異是焉

謂一切不同。

衍衍

衍。音看。樂也。詩。君子有酒。

嘉賓式燕以衍

### 柳子厚序基

房生直溫。與予二弟遊。皆好學。予病其確也。思所以休息之者。得木局。隆其中而規焉。其下方以直。置基二十有四。貴者半。賤者半。貴曰上。賤曰下。咸自第一至十二。下者二乃敵一。用朱墨以別焉。房於是取二豪。如其第書之。旣而抵戲者二人。則視其賤者而賤之。貴者而貴之。其使之擊觸也。必先賤者。不得已而使貴者。則皆慄焉惛焉。亦鮮克以中。其獲也。得朱焉。則若有餘。得

原始以蹴  
波瀾亦是  
議中之案

以下發慨

先一層順  
拖而下

再一層逆  
捲而上

三公並在  
東都東野  
方持服

墨焉則若不足。余諦睨之以思。其始則皆類也。房子一書之。而輕重若是。適近其手而先焉。非能擇其善而朱。否而墨之也。然而上焉而上。下焉而下。貴焉而貴。賤焉而賤。其易彼而敬此。遂以遠焉。然則若世之所以貴賤人者。有異房之貴賤。茲某者歟。無亦近而先之耳。有果能擇其善否者歟。其敬而易者。亦從而動心矣。有敢議其善否者歟。其得於貴者。有不氣揚而志蕩者歟。其得於賤者。有不貌慢而心肆者歟。其所謂貴者。有敢輕而使之者歟。所謂賤者。有敢避其使之擊觸者歟。彼朱而墨者。相去千萬不啻。有敢以二敵其一者歟。余愚者徒也。觀其始與末。有似某者。故敘。

註釋

確專

豪同毫二豪  
朱筆墨筆也

第次第

抵戲

相戲

悞

音昏心不明也

李習之來南錄

元和三年十月。翔既受嶺南尚書公之命。四年正月己丑。自旌善第以妻子上船於漕。乙未。去東都。韓退之石濬川假舟送予。明日。及故洛東。弔孟東野。遂以東野行。濬川以妻疾。自漕口先歸。黃昏到景雲山居。詰朝。登上方。南望嵩山。題姓名記別。既食。韓孟別予西歸。戊戌。予病寒。飲蔥酒以解表。暮宿於

書次

書宿

書濟

書如

鞏庚子出洛下河止汴梁口遂泛汴流通河於淮辛丑及河陰乙巳次汴州疾又加召醫察脈使人入盧又二日丁未朔宿陳留戊申莊人自盧又來宿雍邱乙酉次宋州疾漸瘳壬子至永城甲寅至埇口丙辰次泗州見刺史假舟轉淮上河如揚州庚申下汴渠入淮風帆及盱眙風逆天黑色波水激順潮入新浦壬戌至楚州丁卯至揚州戊辰上栖靈浮圖辛未濟大江至潤州戊辰至常州壬午至蘇州癸未如虎邱之山息足千人石窺劍池宿望梅樓觀走砌石將游報恩水涸舟不通無馬道不果游乙酉濟松江丁亥官艘隙水溺舟敗戊子至杭州己丑如武林之山臨曲波觀輪轡登石橋宿高亭晨望平湖孤山江濤窮竹道上新堂周眺羣峯聽松風召靈山永吟叫猿山童學反舌聲癸巳駕濤江逆波至富春丙申七里灘至睦州庚子上楊盈川亭辛丑至衢州以妻疾止行居開元佛寺臨江亭後三月丁未朔鵬在衢州甲子女某生四月丙子朔鵬在衢州與侯高宿石橋丙戌去衢州戊子自常山上嶺至玉山庚寅至信州甲午望君陽山怪峯直聳似華山丙申上於越亭己亥直渡擔石湖辛丑至洪州遇嶺南使游徐孺亭看荷華五月壬子至吉

八司馬皆才人也身黜而名自高

以上日記以下統計水陸程次

湖謂鄱陽

州壬戌至虔州己丑與韓泰安平渡江遊靈應山居辛未上大庾嶺明日至  
潁昌癸酉上靈屯西嶺見韶石甲戌宿靈鷲山居六月乙亥朔至韶州丙子  
至始興公室戊寅入東蔭山看大竹笋如嬰兒過潁陽峽己卯宿清遠峽山  
癸未至廣州自東京至廣州水道出衢信七千六百里出上元西江七千一  
百有三十里自洛川下黃河汴梁過淮至淮陰一千八百有三十里順流自  
淮陰至邵伯三百有五十里逆流自邵伯至江九十里自潤州至杭州八百  
里渠有高下水皆不流自杭州至常山六百九十有五里逆流多驚灘以竹  
索引船乃可上自常山至玉山八十里陸道謂之玉山嶺自玉山至湖七百  
有一十里順流謂之高溪自湖至洪州一百有一十八里逆流自洪州至大  
庾嶺一千有八百里逆流謂之漳江自大庾嶺至潁昌一百有一十里陸道  
謂之大庾嶺自潁昌至廣州九百有四十里順流謂之潁江出韶州謂之韶  
江

註釋

元和

見韓退之張中丞傳書後

嶺南

今廣東

漕

漕河即運河也

東都

見韓退之送竇從事序

故洛

洛陽故城在洛陽城東北三十里

嵩山

在河南許縣五嶽之至高者

鞏

今河南鞏縣

通河於淮

河水自河南開封縣分流而東至江蘇銅山縣城北與古泗水合元泰定初黃河奪汴入泗以達淮汴河之故

道遂  
河陰今河南榮澤縣汴州見韓退之曹成王碑陳留見韓退之河南令張君墓誌銘雍邱今河南杞縣宋見韓退之曹成王碑瘳音抽疾瘳也

永城見方靈臯送李雨蒼序泗州今安徽盱眙縣盱眙今安徽盱眙縣新浦屬銅山縣治楚州見歐陽永叔與尹師魯書栖靈浮圖

栖靈寺名  
大江揚子江也潤州見歐陽永叔資政殿學士文正范公神道碑銘虎邱山在江蘇吳縣閶門外闔閭之塚在焉千人石在虎邱山下石大可坐千人

劍池在虎邱山秦始皇求吳王寶劍處走砌石虎邱山有石級五十四層名走砌石報恩即報恩寺艘音搜船總名也武林浙江杭縣古稱武林平

湖孤山平湖孤山均杭縣西湖之勝境反舌鳥舌也濤江即浙江富春今浙江富陽縣七里灘在富春江睦州今浙江建德縣

開元佛寺唐開元時所建寺也常山今浙江常山縣玉山今浙江玉山縣信州今江西饒縣華山在江西都昌縣突然峭拔高壓衆山擬於太華

於越亭按於當作于在西餘干縣東南洪州見王介甫虞部郎中贈衛尉卿李公神道碑徐孺亭徐孺子漢人名吉州見韓退之與孟尚書書

虔州見韓退之河南令張君墓誌銘大庾嶺在廣東南雄縣北潁昌今廣東南雄縣韶州見王介甫答韶州張殿丞書始興今廣東始興縣淮

陰見方靈臯送左未生南歸序邵伯湖名江蘇江都縣北四十五里

古文辭類纂評註卷五十三終

雜記類四

古文辭類纂評註卷五十四

桐城姚鼐纂集

歐陽永叔仁宗御飛白記

唐李綽云飛白始於蔡邕其體若白而勢若飛王僧虔云飛白八分之輕者歸田錄云仁宗精飛白

茅順甫云文不用意處卻有一片渾雄冲淡精神

治平四年夏五月余將赴亳假道於汝陰因得閱書於子履之室

蓋塢先生云陸經字子履洛陽

爲得鄭重嚴肅

人官集賢修撰

而雲章爛然輝映日月爲之正冠肅容再拜而後敢仰視蓋仁宗皇帝

之御飛白也曰此寶文閣之所藏也

宋史職官志寶文閣在天章之東西序羣玉藥珠殿之北英宗卽位詔以仁宗御書御集藏於館閣

胡爲

借子履口慨中自道感

於子之室乎子履曰曩者天子宴從臣於羣玉而賜以飛白余幸得與賜焉予窮於世久矣少不悅於時人流離竄斥十有餘年而得不老死江湖之上

者蓋以遭時清明天子嚮學樂育天下之材而不遺一介之賤使得與羣賢

並遊於儒學之館而天下無事歲時豐登民物安樂天子優游清閒不邇聲

色方與羣臣從容於翰墨之娛而余於斯時竊獲此賜非惟一介之臣之榮

遇亦朝廷一時之盛事也余曰仁宗之德澤涵濡於萬物者四十餘年雖田

夫野老之無知猶能悲歌思慕於壠畝之間而況儒臣學士得望清光蒙恩

補出太平一層鋪張得體

一作折領出作記意

總結有氣  
餒如鉤天  
廣樂之奏

推設奠之  
所由極言  
其禮之畧  
暗照孔子  
不因此而  
盛以釋菜  
伴說  
推孔子釋  
奠之原委  
學廢而廟  
祭禮殺而  
非榮微明  
孔子盛闢  
此而盛闢  
去報有德  
之謬說顏

世說新語卷之四

寵登金門而上玉堂者乎。於是相與泣然流涕而書之。夫玉韞石而珠藏淵。其光氣常見於外也。故山輝而白虹。水變而五色者。至寶之所在也。今賜書之藏於子室也。吾知將有望氣者。言榮光起而燭天者。必賜書之所在也。

註釋

治平

見蘇子由元祐會計錄序

毫

今安徽亳縣

汝陰

今安徽潁上縣

雲章

詩倬彼雲漢爲章於天

白虹

白虹象天見禮記

水

變五色

山海經崑山之北丹水出焉是生元玉玉膏所出以灌丹水丹水五歲五色乃清五味乃馨

歐陽永叔襄州穀城縣夫子廟記

今湖北穀城縣

釋奠釋菜祭之略者也。古者士之見師以菜爲摯。故始入學者必釋菜以禮。其先師其學官四時之祭乃皆釋奠。釋奠有樂無尸而釋菜無樂。則其又略也。故其禮亡焉。而今釋奠幸存。然亦無樂。又不徧舉於四時。獨春秋行事而已。記曰。釋奠必有合。有國故則否。謂凡有國各自祭其先聖先師。若唐虞之夔。伯夷。周之周公。魯之孔子。其國之無焉者。則必合於鄰國而祭之。然自孔子沒。後之學者莫不宗焉。故天下皆尊以爲先聖。而後世無以易。學校廢久矣。學者莫知所師。又取孔子門人之高弟曰顏回者而配焉。以爲先師。隋唐之際。天下州縣皆立學。置學官生員。而釋奠之禮遂以著。令其後州縣學廢。

淵為先師  
應上釋菜

設奠禮不  
備器數執  
事之怠缺  
以感嘆呼  
起下段

文有經術  
氣

國家崇聖  
而吏不喻  
意反跌其  
君講正其  
禮及考制  
度句收繳  
上文

而釋奠之禮。吏以其著令。故得不廢。學廢矣。無所從祭。則皆廟而祭之。荀卿子曰。仲尼聖人之不得勢者也。然使其得勢。則為堯舜矣。不幸無時而沒。特以學者之故。享弟子春秋之禮。而後之人不推所謂釋奠者。徒見官為立祠。而州縣莫不祭之。則以為夫子之尊。由此而盛。甚者乃謂生雖不得位。而沒有所享。以為夫子榮。謂有德之報。雖堯舜莫若。何其謬論者歟。祭之禮。以迎尸酌鬯為盛。釋奠薦饌。直奠而已。故曰祭之略者。其事有樂舞授器之禮。今又廢。則於其略者。又不備焉。然古之所謂吉凶鄉射賓燕之禮。民得而見焉者。今皆廢失。而州縣幸有社稷釋奠風雨雷師之祭。民猶得以識先王之禮器焉。其牲酒器幣之數。升降俯仰之節。吏又多不能習。至其臨事。舉多不中。而色不莊。使民無所瞻仰。見者怠焉。因為古禮不足復用。可勝歎哉。大宋之興。於今八十年。天下無事。方修禮樂。崇儒術。以文太平之功。以謂王爵未足以尊夫子。又加至聖之號。以褒崇之。講正其禮。下於州縣。而吏或不能諭上意。凡有司簿書之所不責者。謂之不急。非師古好學者。莫肯盡心焉。穀城令狄君栗。為其邑未逾時。修文宣王廟。易於縣之左。大其正位。為學舍於其

旁藏九經書。率其邑之子弟。興於學。然後考制度。為俎豆簋簠。樽爵簋簠。凡若干。以與其邑人行事。穀城縣政久廢。狄君居之。期月。稱治。又能載國典。修禮興學。急其有司所不責者。認認然惟恐不及。可謂有志之士矣。

註釋

釋奠釋菜

見韓退之處州孔子廟碑

戶

尸者。子孫衣祖考之衾衣。以象祖考也。朱子曰。古人祭必立之尸。因祖考遺體。以凝聚祖考之氣也。

必有合

合為

國故

國有大故也。

鬯

音帳。祭祀所用之酒也。

鄉射

古禮也。凡鄉老之士大夫。皆得與於習射飲酒也。

社稷

土穀祠也。文飾也。

九經

易詩書春秋左氏傳公羊傳殺梁傳周禮儀禮小戴禮記

俎豆簋簠樽爵簋簠

皆祭器也。

認認然惟恐不及

想理切懼貌。

歐陽永叔有美堂記

有美堂在杭縣吳山最高處

薑塢先生云。文雖宋世格調。然勢隨意變。風韻溢於行間。誦之鏘然。

嘉祐二年。龍圖閣直學士尚書吏部郎中梅公。出守於杭。於其行也。天子寵

之以詩。於是始作有美之堂。蓋取賜詩之首章而名之。

鼎按宋仁廟賜梅摯守杭州詩。止一首云。地有吳山美。東

南第一州。歐公賜詩首章者。左傳以者定爾功為武之卒章。則首句得稱首章。

以為杭人之榮。然公之甚愛斯堂也。雖去而不忘。

今年自金陵遣人走京師。命予誌之。其請至六七而不倦。予乃為之言曰。夫

舉天下之至美與其樂。有不得而兼焉者多矣。故窮山水登臨之美者。必之

乎寬閒之野。寂寞之鄉。而後得焉。覽人物之盛麗。夸都邑之雄富者。必據乎

起就敘事 伏線學士 郎中伏後 公卿侍從 金線杭與 金線伏中 水兼會山 線有美堂 點題亦得 最後盡得 錢堂之美 之線兼統 不得兼統 冒全勢 從地不得 兼折下此 一兼大為 統舉